

三朝名臣言行錄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公名轍字子由老蘇先生之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除商州軍事推官乞養親不赴復爲大名府推官熙寧二年上書召對爲三司條例司屬官出爲河南推官淮陽教授齊州掌書記簽書南京判官謫監筠州鹽酒稅知歙州績溪縣哲宗即位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翰林學士奉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元祐末落職知汝州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貶授散官安置循雷二州元符末移岳州復太中大夫宮觀崇寧中降朝請大夫居潁昌政和末年八十餘薨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謂必見黜

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
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
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
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
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
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
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
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

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穎濱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

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有良民不
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
如此則鞭蠲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
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
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
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
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

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
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
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
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
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遺老傳

初陳暘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
術不同介甫所唱暘叔不深和也旣召見
謝卿材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

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轍
往見暘叔暘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
有疑欲問公耳近日有八人者欲遣往諸
路不審公旣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
往按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
捕諸事也暘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
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
者之不行何如暘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
後數日暘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
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

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
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非黨中意不樂漫
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
賜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加以罪賜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

遺老傳

元祐元年除右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
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
轍言曰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
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

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
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
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
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
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
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
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
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
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

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

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
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
以其前後反復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

恨

遺老傳

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
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
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
貶竄轍且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
置建州天下韙之

遺老傳

司馬君實旣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知雇役

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
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
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
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
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
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
况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
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旣行
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
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
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
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
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
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
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
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
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

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

遺老傳

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國朝舊典冬

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
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
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
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
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
用此法最爲得禮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
秋明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
及上下奏入不報至七年上將親郊轍

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

遺老傳

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彊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

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
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
豐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
可失也況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
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
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
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
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
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